

天下文化
文學人生

在自由的國度

In a
Free
State

by V.S. Naipaul

奈波爾 著 / 孟祥森 譯

在自由的國度

成為異鄉人的渴望

終究幻化成異鄉人的悵惘.....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波爾 1971 年英國布克獎得獎作品

文學人生
52

在自由的國度

In a Free State

by V. S. Naipaul

奈波爾 著
孟祥森 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在自由的國度／奈波爾（V. S. Naipaul）著；
孟祥森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天下遠見，
2002〔民91〕
面；公分. --（文學人生；52）
譯自：In a Free State
ISBN 957-621-815-2（平裝）

873.57

91006411

輕鬆典藏天下文化叢書的 4 種方法

1. 網路訂購

歡迎全球讀者上網訂購，最快速、方便、安全的選擇。

天下文化書坊 <http://www.bookzone.com.tw>

2. 請至鄰近各大書局選購

3. 團體訂購，另享優惠

請洽讀者服務專線 (02) 2662-0012。

單次訂購超過新台幣1萬元，台北市享有專人送書服務。

4. 加入天下遠見讀書俱樂部

■ 到專屬網站 <http://rs.bookzone.com.tw> 登錄「會員邀請書」

■ 到郵局劃撥 帳號：19581543 戶名：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請在劃撥單通訊欄處註明會員身份證字號、姓名、電話和地址）

■ 親自蒞臨「93巷人文空間」辦理

（台北市松江路93巷2號1樓，02-2509-5085）

在自由的國度

作 者／奈波爾
譯 者／孟祥森
系列主編／許耀雲
責任編輯／吳世珊（特約）
封面設計／俊 男
美術編輯／黃淑雅

社 長／高希均
發行人／副社長／王力行
執行副總編輯／林榮崧
版權部經理／張茂芸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陳長文律師、太穎國際法律事務所謝穎青律師
出 版 者／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社 址／台北市 104 松江路 93 巷 1 號二樓
電 話／（02）2662-0012
傳 真／（02）2662-0007；2662-0009
電子信箱／cwpc@cwgv.com.tw
直接郵撥帳號／1326703-6 號 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製 版 廠／凱立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廠／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裝 訂 廠／政春裝訂廠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 2517 號
總 經 銷／黎銘圖書有限公司 電話／（02）2981-8089
出版日期／2002 年 4 月 30 日第一版
2004 年 4 月 25 日第一版第 2 次印行

著作權所有・侵害必究
定價／300 元

原著書名／*In a Free State*
by V. S. Naipaul

Copyright © 1971 by V. S. Naipaul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2 by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illon Aitken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957-621-815-2
書號：LH052



天下文化書坊 <http://www.bookzone.com.tw>

奈波爾小傳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七日，維迪亞達爾·蘇雷吉普拉薩德·奈波爾（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出生於千里達島上的一個印度家庭。他的祖父是來自北印度的印度教徒，以契約勞工身分移民至加勒比海地區，父親則是新聞記者。在父親的鼓勵和薰陶下，奈波爾從小就對寫作產生興趣。他後來曾回憶：「很小的時候，我就把自己視為作家……當時我覺得寫作是一種非常高貴的職業。」

一九三八年，奈波爾與家人遷至千里達首府西班牙港定居，並進入島上最好的小學及中學就讀。十八歲時，他獲得獎學金並進入英國牛津大學攻讀英國文學，隨後在一九五三年取得學位後遷居倫敦，服務於英國廣播公司（BBC），製作專門對西印度群島播送的節目——「加勒比海之聲」（Caribbean Voices）。

一九五七年，《神祕按摩師》（*The Mystic Masseuse*）一書出版，奈波爾的寫作生涯正式展開。這部浪遊小說描寫一個魅力十足、四處行騙的帥哥，竟緣際會成為千里達島上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出版之後榮獲當年的「萊思紀念獎」（John Llewellyn Rhys Memorial Prize）。隨後出版的《艾薇拉的投票權》（*The Suffrage of Elvira*，一九五八年）和短篇小說集《米蓋爾

街》(Miguel Street, 一九五九年), 揭露西印度群島社會種種令人啼笑皆非的現象, 其中《米蓋爾街》一書還獲得當年的「毛姆小說獎」。

一九六一年, 《畢斯華士先生的屋子》(A House for Mr. Biswas) 面世, 此為奈波爾寫作生涯的轉捩點。本書以小說形式記錄了奈波爾父親的一生, 同時也是呈現殖民地困境的一則寓言; 小說內容揉合了悲劇與喜劇, 深具狄更斯風味, 被公認為奈波爾一生的代表作。

兩年後的《史東先生和騎士們》(Mr. Stone and the Knights Companion, 一九六三年), 是奈波爾第一部以英國為背景的小說, 同時為他贏得了「霍桑登獎」(Hawthornden Prize)。而讓奈波爾展開對後殖民時代新興國家一系列報導和研究的, 則是《中間的旅程》(The Middle Passage, 一九六二年) 一書。這本書以遊記形式, 記錄奈波爾對西印度群島和南美洲的英國、法國和荷蘭殖民社會的印象。之後, 他在印度遊歷了一年, 寫下了《幽黯國度》(An Area of Darkness) 這部充滿爭議性的作品, 此後, 奈波爾游移在小說和非小說之間, 探索文化認同的問題。

一九六七年, 《模仿人》(The Mimic Men) 一書出版, 這部描寫英國帝國主義禍害、震撼人心的小說, 獲得當年的「史密斯獎」(W. H. Smith Award); 同年, 他推出第二本短篇小說集《島上的旗幟》(A Flag of the Island)。隨後, 在一部自傳性小說《黃金國的淪亡》(The Loss of El Dorado) 中, 奈波爾探索了現代千里達的根源。

一九七一年, 奈波爾以《在自由的國度》(In a Free State) 一書贏得英國最具聲望的「布克獎」(Booker Prize)。這是一部充滿創新精神的作品, 描寫英國僑民在一個戰亂頻仍的

III

非洲國家的遭遇。次年，《過擠的奴工營及其他》(*The Overcrowded Barracoön and Other Articles*)面世。本書為散文集，記錄了奈波爾個人的心路歷程，以及對政治的看法。

一九七五年出版的《游擊隊》(*Guerrillas*)，則是一部扣人心弦、令人難忘的小說，內容描述加勒比海一個新近獨立島國發生的革命和屠殺事件。這本書的面世，讓奈波爾進入了美國市場，同時建立他在美國文壇的崇高聲望。同年，印度政府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奈波爾再度訪問祖國，隨後出版了《印度：受傷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一九七七年)一書，以批判的角度探討印度次大陸的歷史和現狀。一九七九年，奈波爾出版《大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這部寓意深遠的小說，再次挖掘及探討奈波爾最關心的現象和主題：新殖民時代，人心的疏離。

一九八〇年代，奈波爾專注於非小說文類的寫作。此一時期的作品包括：散文集《伊娃·裴倫歸國及千里達殺戮事件》(*The Return of Eva Perón, with the Killings in Trinidad*，一九八〇年)；探索伊朗、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和印尼伊斯蘭復興的《在信徒的國度：伊斯蘭世界之旅》(*Among the Believers: An Islamic Journey*，一九八一年)；以及《尋找中心點：兩篇敘事》(*Finding the Center: Two Narratives*，一九八四年)，書中包括一篇自傳性散文及一篇有關象牙海岸的報導。在這十年之中，奈波爾只出版了一本小說——《抵達之謎》(*The Enigma of Arrival*，一九八七年)，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具自傳色彩的作品。此外，他還完成了一本遊記，記錄他在美國南方的見聞，名為《在南方兜一圈》(*A Turn in the South*，一九八九年)。

一九九〇年，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冊封奈波爾為爵士。同年，《印度：百萬叛變後的今天》(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面世，此書了展現他對現代印度比較樂觀的新看法。一九九三年，他獲頒「大衛·柯衡英國文學獎」(David Cohen British Literature Prize)。一九九四年，《世界之道》(A Way in the World) 一書以創新的方式結合自傳和內心思維，述說身分失而復得的故事。一九九八年，出版遊記《信仰之外》(Beyond Belief: Islamic Excursions Among the Converted People)；一九九九年及二〇〇〇年，先後出版了書信輯《父子》(Between Father and Son) 及自傳性散文《讀與寫》(Reading & Writing)。二〇〇一年，奈波爾再度透過長篇小說《半生》(Half a Life) 一書，處理他向來關注的文明衝突與身分認同問題。

《紐約時報書評專刊》曾評論道：「在創作才華上，當今世界很難找出一位能夠超越奈波爾的作家。」二〇〇一年，這位「世界作家、語言大師、眼光獨到的小說奇才」，榮獲代表文學界最高榮耀的桂冠——諾貝爾文學獎，可謂實至名歸。



在自由的 的國度

目錄

序曲：比雷埃夫斯的流浪漢——摘自日記 1

小民 19

告訴我，要去殺誰 63

在自由的國度 111

尾聲：克魯索的馬戲班——摘自日記

275

Free
State



序曲

比雷埃夫斯的流浪漢

——摘自日記

那流浪漢既沒有聽他，也沒有看他。

他是一個不會引人和他說話的人：

他想要的也不是互相談話：

他甚至也不是想要聽眾。就似乎，多年來，
他已養成了這種自己對自己做迅速解釋的方式，

把他自己的生涯壓縮為名稱和數字。

當名稱與數字背完了，他就無話可說……

他並不想要有伴：

他要的只是有個人做煙幕和屏障。

這流浪漢自知自己是孑然一身的人。

從比雷埃夫斯①渡海到亞歷山大利亞只要兩天的航程，但當我看到那又髒又小的希臘汽船時，覺得必須另有安排。即使在碼頭看，那船也擁擠得像難民船；當我走上船，發現空間十分不夠。

說不上有甲板。酒吧則從兩面吹著一月份的風，小得像碗碟櫥，三個人就擠滿了。個子小小的希臘侍者在小小的櫃台後面供應難喝的咖啡，表情難看。吸菸室裡的許多椅子都被人佔去了，地板上的空間也是；這些人多是從義大利來的乘客，也有一批十幾歲但長得太大的美國學童；他們白皮膚，委屈求全又警戒。唯一另外的公共空間是餐廳；像酒吧侍者一樣又疲憊又臭臉的服務生已把中餐的座位在此擺好。希臘式的禮貌早已丟在岸邊，那種禮貌或許只有無所事事、閒散無聊時才能維持。

我們在上層甲板的人卻比較幸運。我們有客艙，有依壁而設的床。下層甲板的人則沒有。他們是甲板客；不論白天晚上，他們想要的只是可以睡覺的地方。現在，在我們下方，他們在陽光下或坐或躺，一團團的人影，穿著地中海的黑衣，在絞車與橘色的艙壁間避風。

他們是埃及籍的希臘人。他們渡海去埃及，但埃及已不再是他們的家。他們被趕出來了；他們是難民。侵略者已離開埃及；埃及，在經歷許多凌辱之後，終於自由了；而這些原本憑簡單的技術比貧窮的埃及人過得略略好一點的可憐希臘人，卻成了自由的犧牲品。像我們現在這樣又髒又小的希臘船，把他們載離了埃及。現在，他們暫時返回埃及，同船的是一些像我們這樣的觀光客，還有黎巴嫩的商人，夜總會的西班牙舞者，還有從德國回來的，肥的埃及學生。

那流浪漢，在碼頭剛出現的時候，看起來像英國人；但這可能僅是因為船上並沒有英國人。從遠處看，他不像流浪漢。他的帽子，帆布背色，棕綠雜色花呢外套，灰法蘭絨衣褲，長統皮靴，讓你覺得他有點像上一代的飄泊者。在他那帆布背包中，可能有一本詩集，一本日記，一篇小說稿的開頭部份。

他瘦，中等身高，走起路來只有膝蓋以下在動，步子小而彈性，腳抬得離地高高的。走路的樣子很有品味，正如他藏紅色的圓點花紋圍巾一樣。但是，當他走近一些，我們看出他所有的衣服都是破舊的，他圍巾的結又緊又髒又膩；我們看出他是個流浪漢。當他走到舷梯腳，他脫下了帽子；這讓我們看出他是一個老漢了，畏怯顫抖的老臉，淚濕的藍色眼睛。他抬頭，看到了我們——他的觀眾。他俐落的跑上舷梯，不扶扶繩。多麼虛榮！他把船票向那臉色陰沉的希臘人晃一晃，然後，環顧一下，不提任何問題，就繼續快速行動，就像這船的一切他都清清楚楚。他走入一條沒路可去的通道，然後，以一種笑劇的突兀動作，用一隻腳後跟轉了回來，另一隻腳重重落地。

「事務長，」他對著甲板說，就像剛剛想起什麼來。「我要去找事務長。」

於是他尋路到客艙與床位那邊去。

啓程時間延後了。美國學生雖然還小心的佔著吸菸室的空位，其中有幾個卻上岸去買東西了；我們得等他們回來。他們回來時，一個都不敢笑；女孩兒們相貌平平，蒼白而面帶窘色；希臘人則變得特別惱火。希臘語嘖嘖喳喳，像起錨的鐵鍊一般刺耳。海水開始把我們和碼頭分開，我們於是看到離我們原先碼頭不遠處有一艘巨大黑色的遠洋輪，「達文西號」，

正在靠岸。

那流浪漢又出現了。這一次，沒戴帽子，沒揹背包，看起來也不那麼神經兮兮。他雙手插在業已塞得鼓鼓的褲袋裡，兩腿分開，站在狹窄的甲板上，如一個老練的海上旅行家，享受著真正航行的第一縷海風。他同時也在評估船上的旅客；他在找伴。他不睬別人對他的注視；當別人像他瞪著別人那樣瞪著他時，他把頭轉開。

最後，他走到一個高大的金髮碧眼青年身邊。他靠本能選擇得不錯。那是個南斯拉夫人，以前從沒有離開過國境。那南斯拉夫人頗願聽他講話。流浪漢的口音讓他有點聽來吃力，但他展示著鼓勵的笑容。那流浪漢就講下去了。

「我到埃及六、七次了。繞全世界十幾次。澳洲，加拿大，每個國家都去過。地理學家——或說，我以前是吧。一九二三年，第一次去加拿大。到現在，已經去過八次了。我旅行了三十八年。青年旅舍，就是我投宿的地方。沒什麼可恥。紐西蘭，你去過嗎？我一九三四年去的。不瞞你說，紐西蘭人比澳洲人略好一點。但是，到了這個時代，還談什麼國籍呢？我自己，自認為是世界公民。」

他的話概略如此；充滿了日期、地點和數字，有時候夾雜一兩句從別人那裡聽來的意見。但他的意見都是機械式的，沒有說服力；即使他的虛榮，也不會給人什麼印象；他那顫抖的、淚濕的眼睛始終是茫然的。

那南斯拉夫人微笑，發出讚嘆聲。但那流浪漢既沒有聽他，也沒有看他。他是一個不會引人跟他說話的人；他想要的也不是互相談話；他甚至也不是想要聽眾。就似乎，多年來，

他已養成了這種自己對自己做迅速解釋的方式，把他自己的生涯壓縮為名稱與數字。當名稱與數字背完了，他就無話可說。他只是站在那南斯拉夫人身邊。在比雷埃夫斯和達文西號還沒有消失在視野之前，那流浪漢就已經耗盡了他跟那南斯拉夫人的關係。他並不想要有伴；他要的只是有個人做煙幕與屏障。這流浪漢自知自己是孑然一身的人。

午餐時，我跟兩個黎巴嫩人同桌。他們都來自義大利；他們都急著解釋，他們坐船而不坐飛機，不是因為錢，而是因為行李。他們說，在船上如何不自在；但看起來卻又不像。他們的語言混雜著法語、英語與阿拉伯語，談著這個或那個人——主要是黎巴嫩人——如何發了橫財；以此讓自己和聽者興奮。

他們兩個都四十左右。其中之一，面色粉潤，體型肥胖而衣著隨便，穿了一件鮮黃色的套衫；至於他在貝魯特的工作嘛，老老實實，就是賺錢。另一個黎巴嫩人黑皮膚，體格結實，留著小鬍子，典型好看的地中海人；他穿的是三件式套裝。他在開羅製造仿古家具；他說，自從歐洲人離開以後，生意就差。商業與文化已經在埃及消失了；本地人對仿古家具需求甚少，而且對黎巴嫩人——像他——越來越排擠。但是，我卻不相信他心情不佳。他一邊跟我們說著話，一邊跟一個西班牙女舞者擠眼。

餐廳的另一端，一個胖胖的、戴著厚鏡片的埃及學生正在粗啞的說著德語與阿拉伯語。跟他同桌的一對德國夫婦微笑著。現在，那埃及學生用阿拉伯語唱起歌來。

從貝魯特來的人用美國腔說：「你應該做摩登家具。」

「絕不，」那家具業者說。「我會先離開埃及。我會把工廠關掉。現代家具，叫人受不了。怪模怪樣，一派胡來。Mais le style Louis Seize, ah, voilà l'âme (譯按：法語，意為『路易風格的，啊，我才喜歡』)——」他暫停跟我們的對話，用阿拉伯語向那埃及學生喝起采來。接著，又意興闌珊的，而又不帶惡意的，小聲說：「啊！那些當地人！」他把盤子推開，沉在椅子中，手指敲著骯髒的桌布。他向那舞者擠眼，而他的鬚尖也跟著翹起來。服務生來收桌子。我還沒吃完，但盤子還是被收走了。

「你還在吃，是嗎？先生？」那家具業者說。「你一定要安安靜靜的吃。我們都該安安靜靜的吃。」

接著，他抬起了眼眉，轉動起了眼睛。他要我們留意什麼。

是那流浪漢，現在站在門口，在察看這個屋子。在這種距離下，他的衣服初看還算完整。他進來，清理了我們旁邊的一個桌子，坐在椅子上，挪動身子，直至坐舒服了為止。然後，他靠在椅背上，胳膊安放桌上，像坐在桌首的一家之主或遠洋船客一般，等待服侍。他嘆氣，動了動下巴，試了試牙齒。他的外套很驚人。口袋都鼓鼓的；接縫處用別針別起來。

那家具業者用阿拉伯語說了些什麼，從貝魯特來的人大笑。服務生把我們噓開，我們便隨著西班牙女孩們到那多風的小酒吧去喝咖啡。

那天午後，由於想找個無人之處，我爬上梯子，到客艙頂上被欄杆圍起的空地。流浪漢卻獨自站在上面，他骯髒的褲腿膨脹著，衣服邊緣破破爛爛，承受著冷風和大煙囪煤灰的襲擊。他手上拿著一本看似祈禱書的小冊子。他的嘴唇在動，眼睛時閉時開，類若用心禱告。

那臉，由於挫折，是何等滄桑啊，那圓形花點、結成死疙瘩的圍巾內的脖子又是多麼脆弱！他眼睛周圍的皮肉似乎特別鬆軟，他看起來似乎要掉淚似的。很怪。他又想找伴，又想獨處；又想引人注意，又想叫人不要注意他。

我未做打擾。我怕涉入他的生活。下面遠處，希臘難民們還在或躺或坐的曬太陽。

飯後，在吸菸室，那肥胖的年輕埃及人載歌載舞，又唱又叫，叫啞了嗓子。那些聽得懂他歌詞的人，笑個不停。即使那不滿意埃及本地人的家具業者，也忘了他的不滿，又吼又叫又拍手的加入了其他人的行列。美國學生們因為暈船而東倒西歪，抬頭仰望，像彈盡援絕而被圍困的人；當他們跟自己人說話時，聲音都很小。

屋中美國人之外的人——主要是阿拉伯人和德國人——相當團結。那埃及人是我們的開心果；另有一位高高的德國女孩，可說是我們的施主。她送巧克力給每個人吃，也跟每個人打招呼，說說話。對我，她說：「你看的是一本非常好的英文書。這些企鵝版的英文書都非常好。」也許她是要去找她的阿拉伯丈夫。我不確定。

當那流浪漢進來時，我正背對門口而坐，所以沒有注意到。他突然便坐到了我旁邊一把剛剛有人離開的椅子上。那椅子跟那德國女孩的椅子不遠，但又跟任何椅子或任何人都沒有密切的關係。流浪漢端正的坐在上面，背部直直貼著椅背。他沒有直接面對任何人，因而在這小屋中他不屬於任何一堆人，倒顯得佔據了小小舞台的中央。

他的老腿分開著，外套的邊緣下垂，蓋過他膨脹的褲袋。他帶了可讀的東西來，一本雜